



当代言情小说的翘楚

◎汪微

琼瑶女士离世,我深感痛惜。她的作品,堪称当代言情小说的翘楚,凭借极具亲和力的文风和浪漫动人的故事情节,长期以来拥有惊人的读者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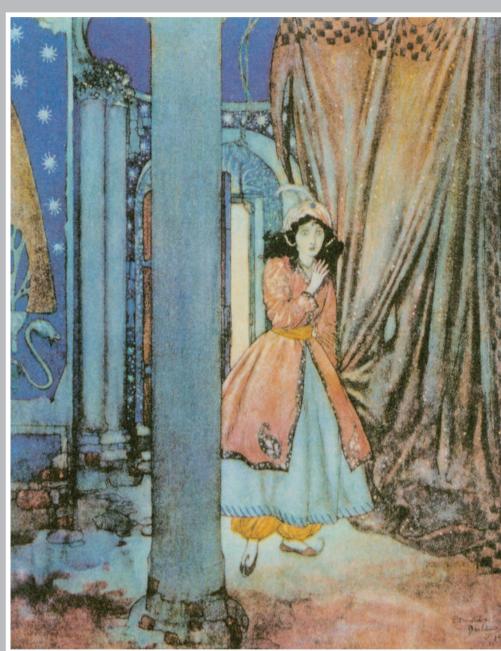
记得初次接触琼瑶作品,缘自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电视剧《在水一方》。主人公杜小双、朱诗尧、卢友文之间扑朔迷离的情感纠葛,让我一连好几天茶饭不思。急急找来琼瑶原著一读,竟上瘾了。用“温婉”“浪漫”这些词汇已不足以形容琼瑶作品的整体基调和独特风格,琼瑶笔下的人物不必为衣食所忧,可以一心一意地纠葛于情感之中。我觉得那是一种将别样的缠绵悱恻,巧妙融入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小切入、大手笔,把极富感染力的人间冷暖至情演绎到极致。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在水一方》中这首揭示主题的韵文,显然是献给沉静安详而又情浓如火的杜小双的赞美诗,是她面对忍痛拒绝朱诗尧、咬牙接受卢友文两难选择时,情感内核的外化。当我们读到卢友文在绝症缠身之时仍坚持写作,最终如释重负般依偎着杜小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再回过头来读一读这首小诗,虽铁石心肠亦当落泪。

琼瑶前承“鸳鸯蝴蝶派”张恨水的文学传统,后启稍晚于她的著名作家三毛、亦舒的创作模式。她善用短句,文笔平白如话,细腻温婉,似行云流水。与同时代的其他言情小说作家相比,琼瑶的情节设计和文化价值取向可谓另辟蹊径,她能让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不难品咂到“断肠也无怨”的个中滋味。当然,留下主要兴奋点的,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窗外》《月朦胧鸟朦胧》《几度夕阳红》《庭院深深》《船》《碧云天》……一路重温,我们会发现她的前期作品多以悲剧作结,但后期作品逐渐呈现明朗乐观的喜剧风格。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我的故事》中,琼瑶用细腻而温情脉脉的笔触,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不知何故,自21世纪初以来,港台“言情小说热”渐趋没落,琼瑶作品也一度不再升温。然而耗时七年推出的封笔之作《梅花英雄梦》,似乎又与“轻审美时代”再次达成共识,琼瑶作品的生命力真的不容小觑。

琼瑶作品其实对传统价值观的依恋还是挺深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琼瑶现象永不过时。在我的书架上,五十册琼瑶与三十六册金庸并排摆放,一阴一阳,刚柔相济,蔚为壮观。如今,代表当代武侠与言情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两位作家均已作古,我心头不免生出“广陵散于今绝矣”的失落感……



《蓝胡子》

插图选(3)

埃德蒙·杜拉克 绘

蓝胡子的妻子偷看了秘密房间。



新书快递

论自由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被誉为自由主义的“圣经”。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穆勒诸多作品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本书的目标是为其力主一条简洁明确的原则。通过划定政府及社会权力的界限,穆勒维护了珍贵的个人自由。

传播与流动

[英]戴维·莫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不同学科关于传播、流动性、领土和运输的观点,将“流动性”这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传播研究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理论框架,将传播历史化和文化语境化,加深和丰富了读者对当今世界技术和流动性的理解。

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

冀小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是首部用英语撰写的关于司马光从政和思想的著作。冀小斌博士追溯了司马光的宦海沉浮,分析了其保守思想的优势,为读者理解宋代错综复杂的宫廷政治和雄心勃勃的改革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龙彦亲王航海记

[日]磯崎純一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战后日本的法国文学介绍人、翻译家、小说家、散文家和选集作家,涩泽龙彦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作者作为涩泽创作生涯晚期的编辑之一,也因此收集到许多涩泽亲友提供的、此前未曾公开的资料,了解到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

曹元朗借用艾略特诗句

◎郝隆

钱锺书《围城》里有一位新诗人曹元朗,拜访苏小姐时带去一本“荣宝斋精制蓑衣裱的宣纸手册”,上面录着他的“大作”。方鸿渐打开一看,第一首十四行诗的题目是“拼盘姘伴”,下面小注个“一”字。接下来,小说戏拟了几行不知所云的诗句,并标注了句中引文的出处。读者印象深刻的是,钱锺书故意恶搞,将诗人艾略特的姓氏译作“爱利恶德”。

曹元朗到底借用了哪些艾略特

的诗句呢?钱锺书晚年在《围城》定本中补加了页下注:“Jug! Jug! 是爱略脱诗里夜莺的啼声。”艾略特早期诗里多次出现的夜莺,均是引自奥维德《变形记》的一个典故。《荒原》第二章、第三章中分别有这样的诗句:“但是在那夜头夜莺/她那不容玷辱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沙漠/她还在叫唤着,世界也还在追逐着/‘唧唧’唱给耳朵听”和“吱吱吱/唧唧唧唧唧唧/受到这样的强暴”(赵萝蕤译)。



《梦家诗集》 签赠本

◎任安书

《梦家诗集》,陈梦家著,1931年1月,新月书店发行。陈子善收藏了初版的毛边本,“版式装帧也朴实大方,封面毛笔题签‘梦家诗集,志摩署’,扉页毛笔题签‘梦家诗集’四字无落款,不知出自何人手笔”,但陈子善推测“也许是作者自署”。稍早注意扉页题字问题之人是张泽贤,所著《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见闻录(1920—1949)》认为,“扉页的字看起来是陈梦家自己所题,字体颇有个性特色”,继而又在《中国现代诗集(1920—1949)》上集之中改称,“陈梦家自题扉页,字体颇有个性”。不过,从起初的怀疑到稍后的确认,张泽贤并未说明理据为何。

据南京图书馆旧藏初版《梦家诗集》的签赠本,扉页题签“送给佩德,梦家,廿年一月十二日,南京,大寒有雪”。比对字迹以后,当知“梦家诗集”的确是陈梦家手笔。“佩德”不详其人。而在扉页前的环衬之上,另有一处写于1939年2月的“柂柂”签名,或许是此书递藏者所为,不仅笔势颇有个性,就连字面也很独特。1939年4月至7月间,《南京新报》先后刊载过多篇署名为“刘柂柂”的短文章,两者应该是同一人。

短文章之一的《诗与想像》认为,“诗因为具有最经济简短的形式,所以写作者非把作品经过一种压缩作用!这中间的文句和语汇的构造,非经过最高度的凝练和正确的剪裁,决不容许有点微渣滓的存留。另外把灵感有力地渗透在行列间,所以成为文艺部门里最健美的形式——短短的数行便能刻划出一个具体而含有奔放情感的意境。这种经凝结和锤炼的文学形式,若不借重想像,便决难有好的收获”,却不像《诗与想像》是门外汉讲行家话。陈梦家自认为《梦家诗集》是“在没有着落的虚幻中推敲”,因而有着许多想像,遗憾的是,那位柂柂未在这册《梦家诗集》之上留下眉批旁注,也就无从具体领会其所说的“诗尤其离不开想像”。



其实,小说原文中诗题“拼盘姘伴”下的自注“一”是“Mé lange adult è re”,同样是借用艾略特一首鲜为人知的法文诗的标题:“Mé lange adult è re de tout”。钱锺书在定本中补加的页下注是“杂伴”,也即曹元朗随后对唐小姐解释的:“题目是杂伴儿,十八扯的意思。”

艾略特的《荒原》有多个中文译本,这首法文诗的译本仅见于新近出版的《T.S.艾略特诗全集》。